

曹學子叙論

冯其庸 著



07.411
2-6

光明日报出版社

曹 学 叙 论

冯其庸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01 号

曹 学 叙 论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3017733-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顺义燕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44 千字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00 册

ISBN7—80091—316—3/I·82

定价: 3.50 元

叙 言

今年六月间,新加坡大学举办“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大会邀请我参加,并希望我作“曹学”方面的专题发言。为此,我匆促之间,赶写了这篇《曹学叙论》,因为成于仓促,对海外许多有关“曹学”的论著,只好暂时不论。又因为此题必竟是“兹事体大”,要想约以短论,实难尽其万一,不得已稍加叙论,已达七万字,只好断然停笔,这就是现在这篇文章的样子。

今年九月间在上海,得晤台湾刘广定教授,清谈甚欢,即以拙文相赠,未几得刘教授来信见告:一谓“曹学”一词之最早提出,应是顾献樵先生,顾先生曾于1963年元月发表题为《“曹学”创建初议》的论文,载台北出的《作品》四卷一期。刘教授还同时寄我此文的复印本,现即附载于本书。二谓“曹氏家世与其思想、交游等无不与小说本身有密切关系,准此,曹、红两学重叠处应远超上述之范围”。(指拙文中指出之“版本、探佚、脂评”三个方面)。我非常感谢刘教授的指正,我冒昧地将顾先生的大文和刘教授的来信,一并刊于本书,以志友谊,籍便读者。至于第二点意见,可以说我完全赞同,我在拙文里实际上也有此意,我说:

(曹学与红学)两者之间,有一个“共有”地带存在着,因为它们两者之间是互相包容着的,也可以说,“曹学”里头有“红学”,“红学”里头有“曹学”。怎么说呢?从对作者的研究来说,《红楼梦》是作者的创作,要研究作者,除了作者的家世、生平等等以外,当然还应研究他的创作,研究前

者，其目的也是为了研究后者。《红楼梦》既然是曹雪芹创作的，那末，当然“曹学”可以包容“红学”。但另一方面，从对作品的研究来说，为了知人论世，当然，研究《红楼梦》这部作品，就必须研究这部作品的作者，何况这部作品的情节里，还描写到了与作者家世有关的部分，……所以我说“曹学”与“红学”互相包容着。……不宜把它们的界线搞得太绝对。

从以上这段文字，可见我与刘教授的意见是相同的。那末，我又为什么同意分别使用“曹学”与“红学”这两个词呢？很简单，就是为了明确它们各自的重点，我曾通俗地说：“曹学”姓“曹”，“红学”姓“红”，“互相关联，各有所重”。

趁着这部小册子即将出版的机会，我把以往发表的另外三篇与“曹学”有关的文章，也一并收入本书，以便读者翻检。

冯其庸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二
日夜十二时于京华瓜饭楼

类 目

一、叙言

二、曹学叙论 1

三、关于曹雪芹的研究 95

四、关于曹雪芹的几个问题 109

五、千古文章未尽才 131

——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而作

附一、台湾刘广定教授来信 166

二、台湾顾颉刚先生《“曹学”创建初议》 167

目 录

一、引言	1
二、曹学的诞生是一种自然趋势	3
三、曹学诤议	7
四、曹学的三阶段	18
第一阶段：胡适与“曹学”	20
第二阶段：周汝昌 吴恩裕 吴世昌	
周绍良与“曹学”	25
①周汝昌与“曹学”	25
②吴恩裕与“曹学”	28
③吴世昌与“曹学”	32
④周绍良与“曹学”	40
第三阶段：当代的曹学	42
(1) 一九六三年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	
纪念展览展目摘要	43
(2) 有关曹家档案资料的出版	45
(3) 新发现的曹家重要档案	47
(4) 近年来“曹学”研究论著简介	52
五、几个争论的问题	63
(一) 籍贯问题	63
(二) 卒年问题	68
(三) 画像问题	70
1. 我个人的观感	70
2. 调查报告摘要	73
I 与画像出售者郝心佛的谈话	73

II 画像像是俞楚江	74
III 画像头部经过作伪者的修改	75
IV 卖画者也是作伪者之一的郝心佛的自白	76
(四) 曹雪芹重游南京的问题	78
(五) 关于曹家败落的原因	81
(六) 关于《红楼梦》作者的争论	83
六、曹学瞻望	88

曹学叙论

为新加坡“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国际会议”而作

一、引言

大家知道,“红学”一词的产生,是出于清朝人之谐谑(1),创造这个词的人,对这个词并不抱褒贬的态度。无独有偶,“曹学”这个词的产生,虽然不能说是出自谐谑,但也是带有偶然性的,创造这个词的余英时先生对这个词同样也没有抱褒贬的态度,他只是说,当时“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2)。他的意思是说红学应该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研究曹雪芹的学问就应该称做“曹学”。至于“红学”与“曹学”这两者,并没有轻重之分。他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叙里说:

红学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曹雪芹所经历过的历史世界,一个则是他所虚构的艺术世界。前者是红学考证的对象,后者则是本书特别关注之所在。《红楼梦》中的两个世界是分不开的,红学研究中的两个世界也同样无法截然划分。(3)

毫无疑问,余英时先生的见解,完全是一个笃实的学者的见解。

以上，是关于“红学”和“曹学”这两个名词近于相同的产生的情况。

更有意思的是，以上两“学”各自在偶然的情况下被人叫出来以后，却想不到在此后的发展进程中，竟然真正成为了举世公认的“学”。“红学”已经开过两次国际学术会议，多次规模巨大的国内学术会议，并且老早就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出版了专门性的刊物《红楼梦学刊》。“曹学”虽然比“红学”要晚一些，但是在国内也是早已成立了“中国曹学研究会”，出版了《曹学论丛》的专刊，现在，我又荣幸地受到尊敬的林徐典教授的邀请，到“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上来，作关于曹学研究的专题发言。由此可见，“曹学”作为一门严肃的学问，它也随着“红学”，走上了国际学术论坛了。这无论是对于“红学”或是“曹学”，都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我想，如果曹雪芹地下有知，也将感到欣慰，他的“谁解其中味”的感叹，终究成为了历史性的感叹了。

二、“曹学”的诞生是一种自然趋势

如前所述，无论是“红学”抑或“曹学”这两个词的出现，都是带有偶然性的，然而，在它们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又各自都真正发展成了一项举世瞩目的学问。我认为这一事实，就说明了“曹学”抑或“红学”的诞生，是一种自然趋势。也就是说，这门学问，不是人们哄起来抬起来的，而是它自身的内涵所决定的。假如《红楼梦》本身或者曹雪芹本人及其家庭并没有那末多的值得人们去研究的问题，那末，虽然人们一时起哄，抬出了这个“红学”或“曹学”，天长日久，这个“学”怎么能维持下来和发展下去呢？须知“红学”正式的历史，就算只从新红学派算起，至今已有七十年的历史了（4），“曹学”的历史初看起来似乎没有“红学”那么长，但实质上是与新红学的历史一样长的，因为胡适的新红学之所以成为“新”，就是因为他把前人治经用的历史考据学、校勘学、训诂学等等研究手段，用到研究《红楼梦》上来了。胡适自己说：“我对《红楼梦》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前用校勘、训诂、考据来治经学、史学的，也可以用在小说上。”（5）胡适与顾颉刚从1921年4月开始，就做了大量的曹雪芹家世的考证工作，而且获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不正是“曹学”的实际开始吗？试想，如果是哄抬起来的，那末，如何能持续达七十年之久，而且正在方兴未艾地向前发展呢？一门学问，从偶然的得名起，居然能方兴未艾地持续发展下去，如果不是一种自然趋势，也即是它自身的生命力的作用，还有什么别的外因能起到如此的作用呢？我认为，是绝不可能有这种外因的。

那末，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它具有这种自然趋势的呢？

我认为首先是由于《红楼梦》的伟大和深入人心，人们读了《红楼梦》总想对它的作者能有所了解。二千多年前的孟轲曾经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6）后来的司马迁也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7）“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8）可见读书知人，是千百年来读者们的共同心理。这是从读者的心理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恰好曹雪芹的家世，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家世，而他的《红楼梦》又主要是取材于他的家庭的，这样，需要了解曹雪芹，满足读者了解作者的这种心理，就需要进一步地研究曹雪芹的家世；需要研究《红楼梦》，了解《红楼梦》的创作与作者家庭和家世的关系，这就同样需要进一步地研究曹雪芹的家世。于是，殊途同归，几种不同的出发点都汇合到一起来了，它们共同为“曹学”的诞生，创造了客观条件。然而，这一切，毕竟不是决定的因素，真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曹雪芹本人的身世和他的百年家世。

曹雪芹的家世，确是不平凡的，确是源远流长的。现在，我们至少已经大体查清楚了从后金天命六年（1621）到大清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这一百四十年左右的曹家的历史，曹家的发家是与后金的崛起和清朝的勃兴同步的，这一百四十年左右的曹家的家世，前一百年是曹家飞黄腾达的历史，而后四十年，即从雍正元年起至乾隆二十八年曹雪芹逝世，则是曹家的败落史。曹家六十年的江宁织造固然极尽了富贵繁华，而曹寅上交皇亲国戚，下结遗民逸士，诗酒江左，结客少年，称心岁月，垂老文章，也是井世之人所望尘莫及的，尤其是这个百年望族，官僚世家，却突然间抄家败落，枷号入狱，家产荡然，子孙湮没，这样一个赫赫扬扬，人间天上的大富大贵人家，转眼间便化为乌有，昨日的王孙公子，今日便成为贫困乞士，这样的大起大落，急剧

变化，也是极富于悲剧性的。即使仅仅以上这些情节，也就足以引人注目了。何况这样一个极富贵、极贫穷的大家庭，又出了一位绝世奇才，写了一部绝世奇书，使得天下有情人尽皆为之倾倒，尽皆为之风靡，而这样一位绝世奇士，除了有半部书留下来外，其他种种，几乎完全是空白。在世人看来，曹雪芹就像是一位神仙羽士一样，暂一现身，留下标记以后，转眼就烟云渺茫了。说他是虚妄，他又明明留下了书，他的朋友的诗集里又明明记载了他的踪迹；说他是现实，他又从现实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曹雪芹的家世如此大起大落，曹雪芹本人又如此有形无踪，曹雪芹的书又是如此风靡众生，以如此渊深的内涵，就难怪人们一入“曹学”之门，就难以退步抽身了。反过来说，假定曹雪芹完全像施耐庵、罗贯中一样，即使人们读了他们的《水浒传》《三国演义》，想进一步了解施、罗两人的家世情况，想建立起“施学”或“罗学”，无奈施、罗两人是一个绝对的空白，那末人们自然也只好徒唤奈何而已。假定曹雪芹也是完完全全的绝对空白，那末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曹学”的产生，然而偏偏曹雪芹的家世又如此耐人思量，曹雪芹本人又留下了一大串问题，好心的读者想了解并研究曹雪芹，曹雪芹和他的家世又有那么多问题可供探索，于是就像铁块碰上了磁石，互相吸引着，“曹学”也就自然诞生了。

“曹学”之所以必然产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脂砚斋的作用。读过“甲戌本”“庚辰本”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人，都不会忘记，脂批里那么多忆昔感今的批语，它强烈地吸引着人们从《红楼梦》的人物和情节，去揣度作者的家事和家世。脂批说：

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甲戌本十六回回前评）

树倒猢猻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卅五年矣，哀哉伤

哉，宁不痛杀！（庚辰本十三回眉批）

余亦受过此骗，今阅至此，赧然一笑。此时有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语之人在侧，观其形已皓首驼腰矣。乃使彼亦细听此数语，彼则潸然泣下，余亦为之败兴。（甲戌本第八回眉批）

过来人睹此，宁不放声一哭！（甲戌本第五回眉批）

少年色嫩不坚劳（牢）以及非天即贫之语，余犹在心，今阅至此，放声一哭。（甲戌本第三回眉批）

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庚辰本第十三回眉批）

批书人领至此教，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俺先姊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回行间批）

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壬午春。（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回眉批）

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袭人正文标目曰：花袭人有始有终。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

丁亥夏，畸笏叟（庚辰本第二十回眉批）

读以上各条脂批，不是可以清楚地感到，它在感染和吸引着你去追寻曹家的家事和家世吗？

归根结底，《红楼梦》深入人心的作用，曹雪芹独特的百年家世和它的悲惨败落，曹雪芹的伟大天才和他的传奇般的身世，《红楼梦》的强烈的写实精神，脂批的不断透露往事和隐情，吸引着人们去追踪曹家，……

以上种种，我认为就是“曹学”得以自然诞生的根本原因。

三、曹学诤议

我在前面指出，“曹学”的名词虽然是近年诞生的，但没有名词的实际的“曹学”，即对曹雪芹本人及其家世的研究，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即使从1921年胡适、顾颉刚对曹雪芹家世研究算起，至今也已经有了七十年的历史了。因此，可以说，“曹学”的存在，并不依赖于这个名词。没有这个名词，人们照样作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然而，这个名词的产生，却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标志着“曹学”的发展和壮大。有人说，这个名词是反对者骂出来的，如何能算作“曹学”的发展和壮大呢？我说：第一，创造这个名词和后来运用这个名词的人，并非都是贬意。余英时先生就曾声明：“曹学这名词也许是因为我说的，但是我并不是反对曹学，我很尊重曹学。”（9）可见这个名词，还不能说是骂出来的。第二，对“曹学”抱反对态度的人也确是有的，但“曹学”之所以遭反对，正是因为它比开初不同了，它发展和壮大了，所以才有人反对它。试想，1921年胡适、顾颉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反对？1931年李玄伯发表《曹雪芹家世新考》，1940年周黎庵发表《谈清代织造世家曹氏》，1943年方豪发表《红楼梦考证之新史料》等等，为什么没有人反对？这是因为当时的曹学研究还没有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也就没有人来反对它。现在却不同了，现在研究“曹学”这门学问的队伍大大壮大了，有关“曹学”的问题，从国内到国外都在议论了，于是也就有人起来讥讽和反对它了，这不是正好说明这门学问确实是成立了、发展了、壮大了吗？

那末，什么是“曹学”呢？它究竟包括些什么内容呢？

这个问题我认为并不难理解，简而言之，凡研究与曹雪芹有关的学问，都可以称之为“曹学”。例如：一、有关曹雪芹本身的问题，其中包括有关曹雪芹的身世、生平、生卒年、交游、创作等等。曾经有人问过我，关于曹雪芹究竟有些什么问题？我说，曹雪芹几乎可以说满身是问题，例如曹雪芹的父亲究竟是谁？曹雪芹生於哪一年，生在何地？死於那一年，死在何处？他的夫人是谁？他是哪一年开始写《红楼梦》的？八十回以后究竟还写了多少？他有哪些朋友，脂砚斋究竟是谁？等等，这些对于曹雪芹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至今还没有确切的解决。二、有关曹雪芹家世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包括着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曹雪芹上世的籍贯究竟是丰润还是辽阳？曹家究竟是何时归附后金的？曹锡远究竟做什么官？究竟是什么原因曹家会与清皇室发生密切关系的？孙氏太夫人当年是如何进宫当康熙帝的保母的？曹家的败落究竟是什么原因，曹頔枷号以后的情况怎样，曹寅的生母是否姓顾？等等等等。三、对与曹雪芹及曹家家世有关的种种文物的研究，包括对诰命、档案、卷轴、家谱、书籍、遗址、实物等问题的研究，也应该是属于“曹学”的范围以内。

有人说，“曹学”还应该包括《红楼梦》的版本学、探佚学、脂评学。

以上三个方面，我认为既与“曹学”有关，也与“红学”有关。实际上，在“曹学”与“红学”之间，有一个“共有”地带存在着，因为它们两者之间是互相包容着的，也可以说“曹学”里头有“红学”，“红学”里头有“曹学”。怎么说呢？从对作者的研究来说，《红楼梦》是作者的创作，要研究作者，除了作者的家世、生平等等以外，当然还应该研究他的创作，研究前者，其目的也是为了研究后者。《红楼梦》既然是曹雪芹创作的，那末，当然“曹学”可以包容“红学”。但另一方面，从对作品的研究来说，为了知人论世，当然，研究《红楼梦》这部作品，就必须研究这部作

品的作者，何况这部作品的情节里，还描写到了与作者家世有关的部分。例如第一回开头“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第十三回秦可卿的魂托梦凤姐说：“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猻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此回甲戌本眉批说：“树倒猢猻散之语，今犹在耳，曲指三十五年矣，伤哉，宁不恸杀！”第十六回凤姐说：“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甲戌本此回回前，有脂批说：“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第五十四回贾母、薛姨妈、湘云等人听戏时，贾母“指湘云道，我像他这么大的时节，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即如《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按《续琵琶》是雪芹祖父曹寅的创作，今尚存抄本。以上各节均是《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但写的都是作者的家事，则岂非“红学”里头包含着“曹学”？所以我说“曹学”与“红学”互相包容着。当然，我这样说，并非要把两者完全混同，而是说这两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不宜把它们的界线搞得太绝对。应该承认它们是各有所重而又互相关联的，用句简单通俗的话来说：“曹学”姓“曹”，“红学”姓“红”，互相关联，各有所重。

在总体上明确了“曹学”与“红学”的这种关系后，下面就可以说关于版本学、探佚学、脂评学这三者的问题了。先说版本学（认真来说，应该是钞本学）。研究《红楼梦》的早期钞本，除了行款、纸张、墨色、钞手、收藏这类的问题外，最主要的，当然是文字的异同，这就涉及了《红楼梦》的内容，例如“甲戌本”第一回“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别”以下，较“庚辰本”及其他各本多出“说说笑笑”以下四百二十九字。大家知道，现有《红楼梦》早期抄本共十二种（其间各本存缺有